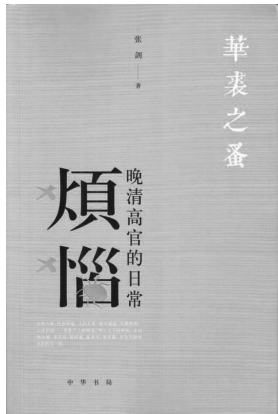


万里长天孤月明



《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张剑 中华书局 2020年7月

再光鲜的政治人物,都有自己寻常庸俗之处,都有自己的日常烦恼。我们熟知一些政治人物的怕光怕水怕风喜欢闻火柴的硫磺味或者鼓捣钥匙配锁或者酷爱修家具做木匠等,但张剑先生截取一些晚清政治人物的种种侧面的《华裘之蚤》,还是让人倍感新鲜,有池莉当年小说所谓《烦恼人生》的怅然若失之感。

人吃五谷杂粮,都会生病,并不因为其身居高位而得以幸免。《华裘之蚤》共有三章,第二章主要是聚焦晚清四位名臣在自己日记中的疾病书写。曾国藩一生被皮肤病所困扰,他祖父有不信医药的遗训,曾国藩也曾与自己的兄弟们深入谈论此事。但他最终还是抵挡不住疾病的困扰,只能用药。他的用药,居然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亲切关怀。曾文正公也就61岁的年纪就撒手人寰了,这固然是他操劳过度忧心国事有关,而身体的不大给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吧?曾国藩的知名度太大,关注度高,他与疾病的抗争,比较为人所熟知,而季

芝昌的身体不大争气,知道的人似乎就少了。这样的封疆大吏,在道光十二年得中进士,步入仕途,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了山西巡抚、军机大臣的位置,到了咸丰之初,更是成为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但这位季芝昌实在是身体吃不消了,他只能以疾乞休,但并没有回老家江阴,而是去了常熟,总算晚景尚好,得寿70岁。相比一些当今官员向组织上隐瞒自己的病情篡改自己的年龄,结果误人误己,季芝昌还算是识大体想明白的大臣呢。

乱世凄惶,夹缝难为。胆小怕事者身在局中,真是受尽窝囊气。《华裘之蚤》中的第三章,是关于《绍英日记》的解读,这个绍英,似乎地位并不显赫,但他的日记,详实完备,细节生动,经张剑的一番解读,真是令人大开眼界。满清退位,本来有优待条件,但当时的时局演变与世态人情,却屡生变故,令人讶异。宋哲元、鹿钟麟等人的充分表演,绍英与当时北洋人物的苦苦周旋,徐世昌、张作霖、吴佩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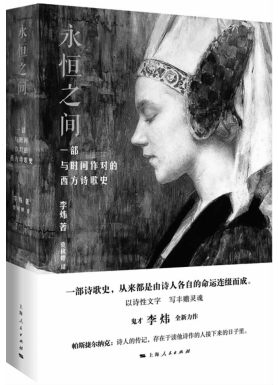
等人的翻云覆雨,溥仪对所谓与徐世昌联姻的信口开河,郑孝胥雄心勃勃勇于任事最终的铩羽而归,绍英面对财务困境的捉襟见肘烂额焦头最终的一心向佛,真是对乱世漂泊的真实注脚。从绍英的日记,大致也能看出来后来伪满洲国之所以粉墨登场的蛛丝马迹啊。

高官乡居,应接不暇,其间苦恼,几人能知?身居庙堂之高,风光无限,回返乡里,似乎本应该体面风光,否则有锦衣夜行之憾。但是,且慢,张剑就《何汝霖日记》的解读,让我们得以见识了这样的一位高官回到南京之后所遭遇的种种不堪与无奈,亲族贪婪索要,七大姑八大姨纷纷登门,一旦没有满足愿望则反目成仇恶言相向,何汝霖写尽了这些人的种种作为,人心叵测,令人唏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何汝霖一辈子玩政治,受大清恩养经年,岂能袖手旁观自甘寂寞?他对当时南京在职官员的评点看法,也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何汝霖对自己所用仆人与塾师的记录,

也再次表明,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不能简单化非黑即白地来断然认定谁是谁非。

而何汝霖日记中,最为令我兴致盎然的则是他对当年南京两次大水灾的详实记录,时在道光二十八年与二十九年,也就是1848年与1849年,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的南京,何汝霖几乎每日记录,至为详细。他当时住在党公巷,也就是如今游府西街东段与太平南路交接处一带,何汝霖日记中提到了松涛巷、延龄巷、花牌楼大街、吉祥大街、卢妃巷、白衣庵、二郎庙、土街口、新街口、九儿巷、仙鹤街、笕桥市、三山门、永宁庵、护国庵等地,何汝霖还提到了明瓦廊、大香炉,居然没有被水淹没,莫非当时此地地势很高?何汝霖说,“闻五台山下堆尸甚多,不忍代想矣”。何汝霖对当时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予以痛斥,颇有仗义执言之慨。何汝霖的文字记录简直如同新闻播报一样认真,他这样的水灾记录,即使对当下主政南京的官员,也应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吧。雷雨

过往岂是一潭死水? 端赖作家如何还原



《永恒之间：一部与时间对抗的诗歌史》李炜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7月

《永恒之间》有一个副标题:一部与时间对抗的西方诗歌史。在这本书里,李炜选择了这样的方式与时间对抗:站在最接近当下的时刻回望过去,从西班牙内战时期开始,穿过二十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的美国、普希金时期俄国、歌德时期德国、莎士比亚时期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中世纪波斯和阿拉伯,一直抵达古罗马和希腊化时代、古希腊。面对着这样一页“倒行逆施”的目录,我犹豫再三:要不要一下子翻到《永恒之间》的最后部分“序”开始这本书的阅读?想到作者要以这样的时间轴带领读者走进西方诗歌史,一定有他的道理,那就按照他的导航走吧,也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南美洲那些国家的官方语言多为西班牙语,阿根廷、秘鲁、智利、巴西等国家又多出产诗人。在有限的篇幅里该怎么将这些诗人排列开来结构成作者关于西方诗歌史的第一章?我想过,他也许会像波拉尼奥的《美洲纳粹文学》那样让这些诗人肩并肩地并立在他的文章里,犹如文学词

典,顶多语言很漂亮。然而,李炜是这么开始讲述西班牙内战以降用西班牙语写诗的,他们是怎么用自己异想天开的、灵动的、瑰丽的诗歌,环环相扣地联接成牢固的西班牙语诗歌链的:“说实话,不在乎诗歌历来无关大局。重要的是人们对子弹和热血的热爱”,用一句闻得到血雨腥风的开场白,开始讲述最能代言始于西班牙内战时期蓬勃旺盛的西班牙语诗歌史的五个半诗人的故事,我简直不相信会有读者能在这里止步不前——说什么过往都是一潭死水?就看作家如何还原!

都用西班牙语写诗,要写出五个半诗人的个性,大概只能去深挖诗人们的个性了。然而,跟着李炜往前走,我们会发现这真是一个认死理的作者,他就是要通过他们的诗来辩扯出不一样的他们!乌那穆诺、马查多、巴列霍、埃尔南德斯、洛尔迦和聂鲁达,李炜将他们的作品读透了,所以他关于他们的诗论虽短小却淋漓尽致,比如,他说马查多的作品是“一门关于记忆、渴望和悲伤的艺术”。然而,或

者颠沛流离地生活在故乡或者不得不背井离乡,这五个半诗人的锥心之作哪一篇没有关于悲伤的喟叹?从因“心碎绝望”而死于被法西斯软禁中的乌那穆诺,到马查多、巴列霍,再到埃尔南德斯、洛尔迦、聂鲁达,作者用死亡来交代西班牙语诗人的迭代,他的伤感又怎能不倾泻于字里行间?虽然没有像波拉尼奥的《美洲纳粹文学》那样把诗歌史写成文学词典,但李炜写来比虚构的《美洲纳粹文学》感情更加丰沛。将《战(西班牙内战时期西班牙语国家)》读到心里并不容易,诗歌史还是一颗硬核桃,可在李炜如此炽热的文字诱引下,我们没有办法知难而退。

哦,明明写了六个人对那一段时期西班牙语诗歌发展的贡献,作者何以一再强调他在这一章里讲了五个半诗人的故事?乌那穆诺!在李炜看来,这位德高望重的完美的知识分子,一生只肯用一半的智慧和精力来写诗——这也是《永恒之间》的硬核之处:带领读者欣赏诗歌史上那些美轮美奂的诗作之余,还将他在深耕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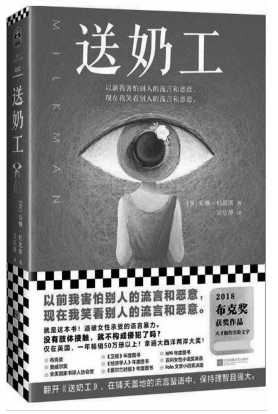
的园地里遇到的奇花异草,一一分享给大家。

假如说《战(西班牙内战时期西班牙语国家)》是一幅群像图的话,《永恒之间》总共10个章节里有多篇作者用了以点带面的写法,也就是通过一位杰出的诗人带出一段诗歌史,比如,《私(十九世纪美国)》《名(普希金时期俄国)》《传(古希腊)》《哲(歌德时代德国)》。

读到的一首西方诗歌好或不好,与译者的功过关系密切。学精了英语、法语后,又学通拉丁语、古希腊语,李炜还不罢休,再精研起了意大利语、德语和俄语,这一程学霸之路真让人叹为观止,因此,他做得到《永恒之间》引用的所有诗作,绝大多数由他从原文译出,而非通过英文转译。我不知道直接译自德语的荷尔德林和通过英语转译的荷尔德林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到底有多大,无论如何,直接通过原文翻译诗歌,是《永恒之间:一部与时间对抗的诗歌史》又一闪光之处。

吴玫

你眼里的“送奶工”是怎样的



《送奶工》[英]安娜·伯恩斯特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年8月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好的作品,是丰富的、多层次的,能读出多重寓意、复杂滋味。荣获2018年布克奖、2018年全美国家书评人协会奖、2019年奥威尔奖等多项奖项的英国小说《送奶工》就是这样的佳作。

作品有着明确的女性意识。主人公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爱好边走边读书。这个行为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男人的觊觎。有一天,一个开着车的四十一岁的男人想要同女孩搭讪。这个男人据说是一名有家室的送奶工。流言迅速传开:女孩很不检点,他俩“搞”上了,他俩是怎样怎样“搞”上的。

人们议论纷纷,语言像毒箭。最厉害的攻击来自于同一性别的人类,与女孩血脉相连的母亲。妈絮絮叨叨,规劝、指责、咒骂,妈认定女孩做了丢脸的事,妈依据经验判断女孩在说谎,妈用女孩去世的父亲的名义对她道德施压,妈还认为,十八岁的女孩应该找个好人家嫁了。仿佛隔着厚墙,无法听见,无法交流。家长们为何

总是自以为是?

那些搬弄是非、编造谣言、不断散播和翻新那些谣言的人,让女孩成了被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人,另一方面,当地军事组织的骨肉皮,那些反政府派,那些高调的女权人士,却视女孩为同路人。她在她们中间,是她们的一个。她们如此认为。她们自然而然地在女孩面前谈论性生活,谈论国际妇女组织里的姐妹们的支部工作,谈论各种议题和运动。人是社会性的生物,在很多时候,社会团体结构的认同基础其实很脆弱。

送奶工跟踪女孩,介入她的生活,向女孩描述他所掌握的女孩的家庭、交友等情形。送奶工看上去绅士有礼,但是,想想看,女孩的一切,生活的方方面面,竟然都处于周密的观察和搜集之中,难道不让人毛骨悚然吗?怎样确定女性遭受侵犯?即使没有明显的肢体接触,口头上的威慢、心理上的暗示,算不算呢?在这个世界上,女孩们经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使没有送奶工,在那之前,在女孩十二岁的时候,大姐结婚了,在那

以后,大姐夫总是当着女孩的面,说些下流话。就像我们生活里,某些酒席上或交际场合,总有些人眼神暧昧、表情猥琐地讲着黄段子,不管你听不听得懂,他知道你能察觉其中的性意味。

女孩读书,是自我教育,她在成长。女性的成长要求为何引起不安?人类的群体意识有着固化的惰性,很多时候,人们拒绝变化,人们讨厌“麻烦”。那个想要启发大家思维的老师说,天空的颜色不止蓝色,我们要画出斑斓的色调,可是,学生们只想快点下课,快点结束这个事情,异口同声坚持说,天空是蓝的,就是蓝色的。所有人都附和这个说法,所有人都保留一种看法,事情不就变得简单了,不是吗?作为女人,听男人的,不就可以了?

作品含糊提及故事发生于纳粹时代,然而,我以为,此纳粹非彼纳粹,它意指的是看待人和事的极端暴力的方式。这部小说的人物都是高度抽象的符号,没有姓名,没有身份,只在事件里被标识为送奶工、正常女

人、议题女人、某某之子等,人以群分,以价值划分阵营,贴上标签,就像置身网络世界的我们,消除了构成人之为人的具象的特征,而以一个个ID作为代称。一点眼见不实的表象,一些歧义横生的对话,立刻产生奇怪的反应,天晓得,就有了脓包,就四处溃烂。网上的ID们热衷谈论政治,可现实里总是愚于“准男友”和“准女友”的“准”距离关系。所以,这部小说也可以看作描述互联网语言环境的一则寓言。

这部二十五万字的小说,容纳了非常多的隐喻、象征或直白的揭示,它表述了如此多的意义,会不会显得杂乱呢?作者安娜·伯恩斯特出身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工人阶级家庭,她理解保守、封闭的环境里成长的平民女性,她也继承了爱尔兰的文学传统,《送奶工》的小说语言采用了意识流形态,场景、视角、人物对象的转换都跟着主人公的思想即刻位移,从而保持了情节的自然衔接,在写作技巧上也相当出色。

林颐